

宕陰存稿
御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5

4



文庫 11
A/1275
4

折田泉文庫

石陰存稿卷八

石陰存稿卷八

不盡河修堤碑

江門

鹽谷世

弘著

張

不盡河發源於信之八岳。南流經甲州。與笛吹諸水合。繞不盡嶽麓。乘高注下。以入駿州。悍急犇猛。勢如激箭。及其漲也。潰決四出。患害最鉅。安政甲寅冬。駿河地大震。河身綻裂。噴沙成洲。高二三丈。其東呀然地陷。河流忽徙。明年六月大水。堤坊決壞。丁巳之歲。自夏涉秋。風雨數作。河水溢溢。七月廿九日。風益猛。

石陰存稿

卷八

鹽谷世弘著

雨益暴。崩坊二百餘步。民皆流亡轉遷。翌月計吏露木邦憲。工吏佐藤嘉長。自江都適與工吏嚮在駿者六筮敬明等。按視各處。謀曰。民急矣。奚遑俟命。乃發徒即役。審地勢。鑿溝渠。長三百五十餘步。使水勢有所醜。河濱有大石。可周千餘尺。因築堤一百八十餘步。以距大石。又就水衝。列壘石。延袤十有八步。以捍水怒。明年三月功竣。堅牢如天造。於是曩之流亡轉遷者。扶老攜幼。以歸復業。田畝漸墾。桑麻漸殖。是役也。計曹長攝津守土岐朝昌。首決議。以總理工事。父

老翁然相謂曰。吾民得免為魚。復鄉里者。壹賴土岐公之仁。公家章用桔梗花。請名是坊。曰歸鄉堤。以桔梗與歸鄉。邦音相通。冀子孫累世莫忘桔梗公之澤也。父老又謀。創祠於河濱。以祭水神。建碑以表其功。來請余文。顧前三十餘年。予西征經駿州。濟所謂不盡河。河之左右。彌望數十里。白沙黃茅。絕不見人烟。問之。則由客歲戊子之災云。爾時嗷嗷之狀。昏墊之態。躬親覩聞。為之慘然。丁巳之害。蓋鉅於戊子焉。夫防河大役也。濟民鴻澤也。是堤之成。非內外官司。上

下吏胥悉獲其人。而民皆勸事樂功。競竭其力。烏能如斯之亟且牢也哉。凡用工九萬六千人。用財若干萬金。前後董役者。除邦憲等外。計吏小高助堅。保田謙乃。工吏稻田忠室。小林儀型。而請予文者。里正彌兵衛也。銘曰。前二十餘年。西野...

凡厥即功。匪勇靡決。匪智靡籌。匪仁靡達。
 堤之始壞。民艱偏卒。能吏明斷。工徒即發。
 乃堵乃抹。乃築乃實。素期弗愆。課程秩秩。
 土跳石盤。神造鬼設。繫旄挈倪。繫姑從姪。

載來載歸。爰安家室。田疇斯蓄。稗稻斯茁。
 雞犬熙熙。馬牛駉駉。吾侯之惠。人免魚鼈。
 寔仁寔智。神乎惟佛。勒諸貞砥。千古芳烈。
 謂吾言譎。問之皦日。

坂井堡蹟碑

坂井舊堡。在越之蒲原郡坂井村。慶長五年二月。芝田城主伯耆守溝口侯。所築焉。以置其將淺野政久。政邇也。東北襟苅谷田川。西南佩蛇湖。福田川自南來。貫湖以流于北。稱為形勝之地。先是豐太閤遷越

後國主上杉景勝於會津以其地賜左衛門尉堀秀治及溝口侯等堀侯居春日山兼治三條下倉諸城而溝口侯居芝田以坂井地勢阻阨外控會津內通春日山爲奧越要衝特選政久父子守之是歲秋石田三成與會津將直江兼續謀使上杉侯起兵將挾擊我德川烈祖兼續嗾越土豪蜂起以擾北陸八月安田柿崎宇佐美諸豪集兵八千餘人攻下倉斬城將小倉政熙更糾合土兵得二萬許人以攻三條鋒銳甚坂井距三條三里環其側皆上杉氏舊將之墟

土豪多窟焉於是政久鎮撫百姓繕修守備告急芝田侯慮封內有應賊者質民子弟清野峙糧使我有餘畜而彼無所掠又出師援三條政久留政邇守躬率兵馳入芝田軍與堀侯師合擊賊賊潰未幾三成等敗於關原會津師亦綏越之土豪禽竄獸遯不留隻影既而氛埃靖息天下益無事元和四年侯命廢坂井堡於是淺野氏從卒散佃其旁邑侯就賜其地以爲淺野氏采地乃闢釋迦塚地用堡廢材營宅寬永十三年政邇率舊臣五十人遷此至明曆二年政

久四世孫政綱。辭祿退耕於野。為里正。今釋迦塚村。田五百石。編氓六十戶。皆淺野氏君臣之遺裔也。政久十一世有孫。曰政惠。將表乃祖之蹟。自狀其顛末。千里走書幣。以請予文。按狀。政久始寺本氏。山城人。系出鎮守府將軍藤原朝臣利仁公。考諱直壽。為極樂寺城主。兵庫頭忠直第三子。仕德川烈祖。積戰功。至從五位下。內膳正。娶彈正大弼淺野長政妹。舉男。即政久。溝口侯之居若州高濱。政久率其臣屬來客。侯以養女配之。命冒逸見氏。後辭之。自稱淺野氏侯。

再轉封大聖寺。又轉今地。政久父子皆從往。遂以為臣云。予嘗謂關原之役。古今治亂之一大關紐也。夫豐公逞威海外。人厭兵革。而石豎子狂妄。煽動諸侯。舉兵於畿甸。當是時。盜賊橫野。孤寡泣路。寒者號飢。者顛。寃者愠。愠而病者。窘而屈者。車載而斗筲。自是役以定之。浸之以仁。盜賊匿跡。孤寡獲安。寒者暖。飢者飽。寃者伸。愠者愉。窘者樂。如膏雨降而百穀蘇也。此果誰之德哉。□□自足利氏竊柄。彝倫紊滅。人不知禮義。虐下者。畔上者。凌弱侮寡者。弑父者。戕君者。

僭

王章者蔑

皇命者。山積而谷量。從是役以掃之。導之以義。上惠其下。下親其上。疆安其土。而弱保其封。弒者絕。戕者滅。僭者潛。蔑者熄。如旭日昇而魑魅伏也。此果誰之功哉。語云。千尋之堤。壞於蟻穴。大凡機之未發者難察。而隱之既起者易蔓。安田柿崎等。皆上杉舊將之遺孽。素號慄悍善戰。使之蔓延連結。則在彼有風火之勢。在我有掣肘之害。雖天佑吉人。其功德之成。或將

不至如此之速也。溝口侯之經畧。於此乎不為無佐於霸朝。而政久父子亦為與有力焉。余既嘉政惠之意。又感其祖先之勞有所關係也。采而叙之。今紀之石以宣驩虞之所由來云。

德本翁碑

距今三百載。甲信間有百歲翁德本。姓長田氏。參河人。學醫於羽人殘夢。後從玉鼎者。受月湖道人方訣。月湖本明杭州人。歸化居鎌倉。有良醫稱。玉鼎其三傳弟子云。翁既授名家方法。又鑽研古今醫籍。貫穿

融浹。咀精嚼英。有所獨詣十九方。以應萬症。皆隨手解脫。然翁饒機智。施治尤詢察其人之性情。啓閉塞。通氣關。然後投劑。或時激攻急擊。以奏竒效。然翁始匪好竒也。有患熱者。問其所好惡。曰。所憎者衣被屏障。所欲者瓜果。翁諭侍者如其言。且飲之水。其人呼快。明旦病勢減半。室女病痢。旋時褥上設淨器。圍以屏風。侍御環坐。翁曰。此乃所以滋病也。命就圍於外。一婢執盥。而病差愈。亨祿天永間。游甲州。客武田氏。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能束。智勇辯力之士。智勇辯

力之士。類奮身田畝。以拾穀祿。翁氣膽峻邁。目無萬乘。飛馬揮槍。功名可攫。而乃獨隱於白屋。長嘯湖山。以自放。每出。跨青牛。頸懸藥囊。題一貼十八錢。過十八錢。雖王公大人弗受也。寬永初。大君不豫。累醫無效。有進翁者。召至。翁時百有餘歲。黃髯鬢髮。然。鷄衣鹿巾。頸十八錢囊。以上殿。一診擬峻劑。衆醫爭駁。翁抗辯弗屈。竟進其藥。數日頓痊。大君大悅。賜金帛不貲。弗受。白有司。美貼十八錢以去。後屢降旨。欲祿之。弗肯。問其所欲。乃曰。吾有故人在故山。寔甚。爲賜一

廬為幸。因擇甲之山梨郡。加金賜之。翁乃與諸其人。自還舊廬。年百十八歲。以寬永七年二月十四日沒。有磯貝天錫者。參之大濱人也。為予說。翁為我鄉人。世傳以為甲人。若信人者。以其久居甲州。後終於信之鶯湖也。鶯湖傍有東堀村。翁墓在其林樾中。當忌辰。遠邇來賽。有病者。掇墓上石礫去。或摩挲患所。或水煎服之。瘳輒倍原數。還寘以故塚上。石礫磊砢成堆。驗諸他書。天錫之言有徵。天錫市藥。依翁遺方。以調劑。利溥矣。欲報之德。請予文以植碑。延為之銘。

曰。善細筆畫。年百十八歲。翁為我鄉人。會津松負山抱海。筋脈三川。精英攸鍾。磅礴網緼。真人興矣。名臣如雲。不為名臣焉。而為名醫焉。終壽真人兮。以壽乎四海之民。

寒綠松本先生碑

先生諱重信。字實甫。一字來藏。寒綠其號也。會津松本一之丞。諱重堅第三子。母木本氏。少游江都。入精里古賀博士門。篤治宋學。謹正嫉邪。如辨薰蕕。為人戇直。有忠孝大節。邸報告兄病。方飯。吐哺即起。晝夜

兼行三日走七十里年四十餘爲副教論學君大夫前能言人所難言旁人至汗泚腋議者謂

國家設科第取士必居直言極諫之首矣旁好兵善槍一日攤夷書見一母乳五子圖戟手大罵曰婪哉虜也獨不知羶乳之不可饜男兒國乎於是留心邊務單劍子行北入蝦夷西南極肥筑豐薩以縱觀天下形勢又謂豆相房總者江都之咽喉也跋涉沿海察防堵利害間從爲西洋學者問夷情及其國治講求籌略擘畫事宜將有所論著以建策會簡堂羽倉

君奉命巡視伊豆諸島募儒士以從行多以風濤絕嶮憚之先生奮以行將赴三倉島颶俄起舟覆而沒天保九年閏四月四日也年五十聞者莫不悼怛先生天資寡欲胸次如白日陋室无帚敝衣數歲不換客至咬菜根對酌聞人之窮至典所衣衣以周之然好氣使酒視奇衰陰陂者大聲罵之而於一伎一行少異于衆者奇愛激弊不復問學術同異及他過失人亦以是親之水竹尾藤君交最善與諸友謀建石於吉端岡埋遺墨爲靈吉端岡在品川俗呼爲天王

山地枕海。土厚水深。有古松數株。鬱蒼參天。前與砲臺對。東南控房相。與豆洋近一葦耳。故相攸于此。令世弘銘之。固辭弗獲。辭曰。

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无氣節之臣。察諸當世。先生殆其人歟。如何俾之死。飲魚蟹。孰謂天道非紛綸。雖然。翫翫之操。浩浩之氣。吾知其不沈為沙蟲。而陟為明神矣。脫有臊胡犯順。腥風捲海之時乎。豆山之木。南島之雲。燦然為干戈旌旗。先生披金甲。跨鐵驪。叱咤飛行。驅使百鬼。以鏖賊。或如新

田少公之為也哉。

伴孝子碑陰記

續日本後紀。承和三年臘月辛丑。安房國言。安房郡人伴直家主。立性肅默。常守孝道。父母沒後。口絕滋味。建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倦。量其因心。可謂孝子。

勅宜叙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門閭。

房之國分村有原。曰萱野。有古墳。曰孝子塚。荆榛蒙翳。為狐狸鼯鼯之藪。土人莫知為誰氏墓。武田石翁

者。州之宇土人也。以鑄石為業。深悲其失傳也。百方周咨。久而獲之。乃

仁明帝時所旌。伴孝子家主也。事載國史。旌表用旗。書孝子之門四大字。并孝子父母像。舊藏國分寺。距今八十餘年。寺罹火而燼。當時所除租稅五十石。其田亘今國分瀧川二村。孝子子孫。每歲以八月朔。獻新穀於

朝。

天子嘉之。更賜氏八月朔日。讀為穗摘。苗胤綿延。經數

十世不絕。近時家道益落。漸喪田宅。今現存者。曰助七郎。孤弱。糶單。傭保。僅活。翁又閔之也。將建請。以興其家。而力未能焉。乃謀建碑於萱野。以昭遺蹟。囑畫工某。摸孝子像。請飫肥侯伊東公。題

勅辭。其篆額。則大納言日野公。賜旃。於是四方聞而義之者。捐金以濟其志。而翁之齒已闋。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嗚呼。家主以僻遠之小民。闇然自修。而事昭乎

九重之上。至於大書旌表。爛然光耀。里閭。石翁以子

然一老父。鳴千載之絕踪。上動縉紳鉅公。下感天下之士庶。以襄其事。孝德之格天人。神矣哉。翁踵自房。請余書碑陰。因采其語而記之。嘉永五年壬子春二月。

門閭旌表之典。歷代史志無錄。其詳者。獨觀歐史。一行傳。李自倫事。設廳事。步欄。樹烏頭。築雙闕。用其貨頗弘。欲施諸當今。有難遽行者焉。竊謂建極以標孝子。某貞婦。某或可已。西歲游米澤。以訪明良之遺蹟。其旗異之法。懸榜表名。蓋勗於元德公云。

今聞石翁言。乃知

朝廷損益唐典。自當其宜也。至於其賜

宸筆。則又出意料之表。王政之近民如是。而制作之盡善美。洪纖俱至者。亦可以窺一斑。因附記于此。

因幡支封故左衛門佐莊敏松平公墓碑銘

文久二年壬戌八月廿四日。因幡支封左衛門佐松平公。即世先卒數月。召執政臣。謂之曰。幕朝變祖法。新與夷蠻和親。聞游士橫議。徃徃集於

京師有所竊奏。天下其或將大動乎。顧者吾有大夫人暨大叔夫人在焉。宜先奉安諸封邑。一意修勅戎備也。群臣愕眙曰。方今昌平無事。君雖淵乎謨猷。亦何憂世之迫也。公曰不然。因攤一書示之。即明宋應昌策海防。韓李珣論養兵備不虞者。廼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於是馳使請事宗藩。蓋謀奉安二夫人及修武備也。中將公歎曰。何見事之捷也。盡允其所請。使促歸報。未復命而公卒矣。既而

天子降

詔曰。夷虜猖獗。宜速攘之。幕朝亦令諸侯移室家其封邑。於是群臣復驚曰。吾公神明。知機何其瞭也。嗚呼。公聰睿如此。而年僅二十以沒。哀哉。嗣公內匠頭君。修其行實。使余銘之。再四固辭。弗得命。乃據其狀而撮其要曰。公諱清緝。字子熙。少名為之助。後改鞞。負本池田氏源姓。生父諱仲諱。號勝齋。為因幡支封侯。攝津守諱仲雅公族。妣某氏。天保十四年癸卯。閏九月十一日。生于江戶廣尾邸。安政五年八月六日。因幡支封侯淡路守諱清直卒。無子。群臣請公為嗣。

襲封叙從五位下稱左衛門佐。明年初就封。其明年為駿府加番。公幼而聰慧。六七歲。威儀應答。不異成人。能賦和歌。有風人之情。及長好學。每晨鷄鳴起。讀書嚴立課程。雖祁寒盛暑。不少改間。輒與侍臣論辨。古人賢否。政治得失。奉身儉樸。自非

王事及外交。未嘗服繒帛。旁演習武技。謂學者所以學文武也。士大夫不可不兼修。於是建豐江戶邸。以鼓動士氣。闔藩風靡。至厠養走卒。亦自知勉勵。公為久高。顴軒眉望之深。沈有威風。而天資微溫。懿恭愛。

物好求諫爭。數諭群臣。論事毋諱。有諫者輒大喜。素有杯觴量。然能節飲。未嘗張宴。一夕與侍御談及書酒。誥時親臣有沈酗者。因召其官長。語之曰。彼亦人之子。善規之。勿使損性。其適駿府有陪隸途病者。公聞之。憫然墮淚。召醫師。調劑以與之。勝齋君之沒也。訃至。公大慟哭。食不下咽者三日。居喪盡禮。哀慕感動左右。其至性如此。中將公者。水戶烈公之第五子也。有賢明稱。其愛公。視猶子。每相來往。對案講書。或時並轡調馬。嘗閱兵。中將公躬親為擐其甲。又牽所

愛駿馬以與焉。壬戌歲麻疹大行。公時罹患。左右危懼。公曰：死生有命，惟懼何為？枕上手兵書，籌圖海防。弗輟。病日篤。夫人侍坐。公顧視去之。謂近臣曰：吾不欲死於婦人之手也。遺命立弟德風為嗣。即內匠君也。中將公聞訃，哭曰：惜哉！社稷之不幸也。公平生排佛。先屬續數日。語侍者曰：吾死勿用釋氏號。宜題墓曰：故左衛門佐朝散大夫朝臣源葺。迺呼筆硯，手自大書以付之。既斂，群臣議曰：葺者公諱之歸納字。以題墓，即與題諱同。雖君有命，其奈臣子之不忍何？事

固有違命而合於禮者焉。請奉謚曰：莊敏公。議乃定。於是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諸牛島弘福寺先塋之次。題碑曰：因幡支封故左衛門佐莊敏松平公之墓。昌平學儒官江門鹽谷世弘為之銘。詞曰：

昔芳烈公	崛起黃薇	陶文鑄武	仁煦義劇
橐籥攸鼓	從本延支	爰莊敏公	遐同心期
鷄鳴而起	銳意圖治	方將張綱	興頹振墮
羸財訓士	洗海遯夷	規模宏濶	經緯有宜
乃恭乃儉	乃設乃施	自家而邦	身惟為師

假以年紀。庶績厥熙。奈何蒼天。奄降厲威。
臣子黎烝。疇弗悵咨。繼紹遺緒。俾千秋垂。

誠軒坪井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信道。號誠軒。姓平氏。美濃池田人。系出于岐
阜城主中納言織田公諱秀信。岐阜之滅。有坪井某
者。抱主孤。逃竄池田脛永村。孤長。遂冒坪井為編配。
先生其裔也。祖考諱光信。祖妣野原氏。考諱信之。妣
堀部氏。信之有四男。伯仲為僧。叔承人後。季即先生。
幼孤。伯曰淨界。身雖出家。志在興門。為擇師游學。督

厲甚至。初就秦滄浪于尾。倉成龍渚于江戶。既而出
入鎮西山陽間。廣從鉅儒名醫游。後又來江戶。事津
山藩宇田川榛齋。學西洋醫方。做市店。以導引為生。
窮甚。乾餓充食。晨昏一溢。嘗七日不餐。然廉介自厲。
氣力不少撓。榛齋聞而竒之。延居家塾。資以衣食。於
是研覈愈精。學駸駸進。同輩僉以為不及。迨垂惟深
川。生徒麇集。乞治者日衆。年四十四。應萩侯辟。為待
醫。執職怠勤。深被寵賤。屢增俸至二百石。先生訓諸
生。嚴而有恩。設規條以課之。善辭說以誘之。登門者

前後數百人。成材甚多。視病者。不以貧富為厚薄。無日不朝出宵歸。而撰著講說不倦。故弟子服其教。而求治者懷其惠。翕然以大醫稱焉。先生雖以方伎成家。篤信洙泗道。百事主誠敬。善詩及筆札。有清才深識。時方有海警也。藩侯令講求禦寇策。於是精索夷情。博搜群策。於洋備亦有所裨。補云。嘉永元年十一月八日病沒。享齡五十有四。葬淺草誓願寺中。先生內剛外恭。治家肅。尤淳孝義。急人患難。母病時年甫十二。日詣神祠。請禱者兼旬。祠距家可二里。不以風

雨廢。追師省兄。東西來往。必迂路埽墳。逮往買墓田。以付焉。其純篤如此。取常藩青地林宗女生三男三女。長信友。嗣家。次龜也。天次信敬。養越中人佐渡良益。配以長女。以令監家。次女尚幼。信友服除。具其行實。來乞銘。銘曰。

泰西九萬里之遠。究其文。以點漆之睛。華胄三百歲之久。顯其幽。以駭世之名。其諸何由。惟敬惟誠。淺草之原。有珉繫貞。木蕭蕭兮風颯颯。儼然來者先生之靈耶。

敬齋武居先生墓碣銘

是爲福島故學頭敬齋武居先生諱端字章甫墓。父曰平井藤藏。母武居氏。幼爲外家所養。因冒其氏。先生生而聰慧。有記性。父授以雜書。便能暗誦。稍長。從父受經。父素卑賤。祖母謂讀書非皂隸所宜。禁之。於是先生竊自誦習。既而爲厠養。平日在公厨下。席地以坐。暇輒繙書。時其主蘇門公告老。文詩自娛。延渡邊方壺爲客。以教導後進。先生亦竊從學。或有賞會。先生饋行厨。公聞其能詩。使侍臣賜題試其業。先生

深自感奮。矻矻刺勵。公聞而嘉之。爲屢人以自近。及公赴江戶。使執贄古賀精里。及樺島石梁。業益進。先生學博而守約。詩清淡古秀。如其爲人。公大加眷注。舉爲茶博士。兼助教。後陞近習。兼學頭。性渾樸謙虛。寡嗜欲。既起。自側微。得以經藝昵近。常思盡瘁納忠。時或侍燕。從容論修治之道。及今公嗣立。頗有所黜陟。蓋出陰贊冥輔之力。然天資纘密。未嘗漏泄。人以爲有石慶孔光之風云。弘化三年。轉監察。兼學頭。如故。時計衙職。逋弘多。籌算不清。於是別開經理局。執

事與計吏會議。以釐革宿弊。先生以監察預焉。先生躬如不勝衣。而至義利之際。明辨猛決。不毫挾私假借。以故上下敬信之。居數年。得風疾。致仕。安政二年九月初四日没。年七十一。葬邑東興禪寺。配百瀨氏。生二男。先没。長曰彪。文甫。次式。馨。後配松島氏。生一男一女。男夭。女適人。孫男女若干。先生事親順。與人交。無畛域。訓子弟。和易而摯。性彊力。善勉。藏書大率係其手寫。嘗謂著書等身。吾豈敢。但所謄寫。殆將過五尺身。以遺子孫耳。文甫能紹述家學。性亦克肖。今

續父職為學頭。其初生。方壺謂先生曰。子家自此昌矣。果如其言。有詩文稿如千卷。文甫具行實請銘。先是三十年。予游福島。見其諸士。座有一老儒。恂恂惟謹。予時年少氣粗。引大白放言。不自知曠禮於長者。後聞之。其老儒即先生也。嗚呼。先生之醇謹如此。而予之疎狂如彼。今而思之。殆乎欲愧死矣。即至表墓之辭。安足顯揚其美。而不敢辭者。以辱一面之識也。銘曰。

山水清冷之氣。鬱蒸生美玉精金。惟蘇門公。闔然修

道於蘇山之陰。厥下乃有不期而應焉者。金孕虜土。石化為琳。猗嗟先生際時奮起。亦一鄉之琛也哉。

喜多見子正墓碣銘

甚矣天之嗇於才也。圓首橫目。蛻然而動。泚然而斷者。比戶舉是。而曰材曰德者。蓋千百無一二。或有矣。為之父師者。為之宗族朋友者。莫不庶幾其長生久視。以益于世。而忽焉淪謝。非天之嗇於才。而何。若喜多見子。正是己。哀夫子正名禎。父曰尾臺逸士。超母河本氏。年十三為松山侍醫。喜多見溫元粟養子。性

徽柔溫靖。事親親悅之。接友友愛之。其於學。天資篤好。毫不假督責。從子三年。自非疾病事故。無一日無踪于吾庭。予嘗為子弟著一書以誘之。中舉先儒四到語及五間戒。士正深服膺之。所云間言語間出入間涉獵。及接間人與間事者。未嘗見之。其無間思慮者可知。至讀書。勿論心到眼到口到。其筆到者。史抄如千卷。雜抄如千卷。詩文稿如千卷。經說則錄箋疏。若師說者數萬言。可謂勤矣。嘉永七年五月八日。罹脚疾而死。年僅十六。葬芝鄉法音寺。銘曰。

春風紫檀鸞鷄遊翮。奈何天災而火燔。夜月玉欄桂
蕊奇芬。奚為雨摧而風顛。蒼烟咽山。鶴唳在天。噫嘻
已矣。從爾祖考爾祖妣于九泉乎。

荏隈町田君墓碣銘

町田君諱耕。字子顯。號荏隈。豐後府內人家。世業醫。
父諱直。母若杉氏。兄弟五人。君於輩行爲第四。伯曰
元仙。父兄皆遠游客死。君傷之。發憤讀書。誓償先人
志。弱冠游筑前。入龜井昭陽塾。貧不能自給。至爲友
生理。髮以資膏火。既而赴平安學醫。轉游浪華及界

浦。所至困約。人所不能堪。君不少撓。講業益勤。最後
再詣界浦。有原某者。深服君。留宅其地。以先業啓家。
乞治者日漸衆。性好施與。赴急濟患。甚於己私。寒士
窮氓致謝。皆辭弗受。至故舊門生孤獨之屬。徃徃舍
而看撫之。無異家人。若死。捐金營葬。初伯兄死。仲兄
嗣家貧。其宅質於人。君爲捐二百金贖還。前後周宗
族者數百千金。諸有舊恩者。靡細大必厚報之。君天
資浩磊。與物無忤。人一見即心醉。詞人墨客。至末技
曲藝之流。有過訪者。皆款接罄歡。或援留至期年。及

去。又為給盤纏。以故所得金帛。隨手而竭。不以屑意。良醫義俠之稱。布於遐邇。安政乙卯十二月十六日。罹疾而沒。享齡四十有六。葬於浦之北十輪寺。葬之日。遠近弔奠。及來觀者數百人。拜墓者數日不絕。識與不識。莫不嘆惜。以言自今而後。豈復有若君者哉。君不娶妻。以從子讓嗣家。小林士篤者。定城人也。教授浦之鄉校。素與君親善。及君沒。首經紀後事。為撰行述。介平安賴子復。屬予為銘。銘曰。

人而鄙吝。曾不若狗。君則浩落。視貨如莠。

允哉德慧。存乎痰疾。茹苦喫辛。終成偉質。
 生不相識。世既古今。觀之在迹。知之在心。
 人之好善。孰不若我。貞珉不泐。千秋淚墮。

入之...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世弘古今... 鹽谷世弘...

宏陰存稿卷九

故大學頭文毅林公墓表

江門 鹽谷世弘著

安政六年九月十七日。故大學頭文毅林公。即世嗣
 君祭酒公。囑昌平學講官安積良齋墓表稿未完而
 良齋沒。於是改命世弘。世弘以不敏固辭。不得命。乃
 據其行實而叙之。曰。公諱煒。字弼中。小字輝之助。後
 右近。又式部。大內記快烈公諱衡之第六子也。妣側
 室前原氏。文化四年。為支族守兵衛諱信隆後。幼而

穎悟好讀書。從佐藤一齋松崎慊堂游。業駸駸進。文政六年四月。請拜日光閼宮。適快烈公奉命。謄寫閼宮寶策。請令公贊其事。七年十二月。除書物奉行。天保九年十一月。遷二丸留守居。兼知昌平學事。十二月。除布衣。十三年。承旨說經便殿。後復進講者。再。十四年四月。遷先手頭。兼學職如故。弘化四年十二月。晉西城留守居。叙從五位下。稱式部少輔。仍兼學職。嘉永六年。宗家昭肅公卒。無子。特旨入承其後。改稱大學頭。班亞小姓番頭。依例歲賜三百金。安政元年。

正月。彌利堅國使抵浦河。偕對馬守井戶覺弘美作守伊澤政義等。往會于金川。四月。使節復抵下田。公復往接。四年。彌利堅領事官來居下田者。請入朝陳事。事為創典。議定朝見儀。公又與焉。當是時。洋夷強梁。規威劫逞。欲廷議在文以綏之。機宜一失。變起眉睫。公外審夷情。內與大臣。覈論詳議。焦思盡瘁。罔有寧日。九月。褒積勞。進班亞大城留守居。十二月。奉命使

京師。又如浪華。巡視沿海要害。復反于京。明年三月。

竣事復命。公起身秘書局。從支族入繼本宗。經歷文武諸曹。會時有夷患。致身竭節。以禦侮為已任。精神俊爽。臨機能斷。與執政議事。披瀝丹忱。不作媿嬰態。晚節事殷。而手未嘗釋。卷資造益深。屢侍講。温恭大君。及今大君。官修系譜。實記史料。地誌沿革等書。皆為總裁。定其體例。選局中吏胥。因其所長。分屬之。書成進呈。每加賞賚。每大君繼統。修祖宗令甲。以頌諸侯。又賜封地。璽章。朝鮮進聘使。事雖屬常奠。皆國家大事。例以執政總之。林氏參預其議。嘉永安政。繼統

之初。公皆掌之。如先朝故事。我文敏公。以文學開家。世為儒宗。每有朝廷大議。典章制令之興創罷革。靡弗與聞。雖官在冑監。職猶內相。至快烈公。祖基加隆。公方且繼紹恢張。而年未耄耄。遽捐館舍。嗚呼惜哉。公歷事四朝。居官三十六年。小心寅畏。未嘗有過失。有所命。勇赴畢精。每竣一事。厚蒙犒賞。前後恩賜不貲。及疾革。大君遣中使賚書問訊。眷注之篤。終始弗渝。可謂哀榮兼至。家聲滋光矣。距生寬政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齡六十。葬於牛籠先塋之次。謚曰

文毅元配堀氏生一男一女男曰晃後支家稱圖書頭今爲西城留守居兼學職女矢繼室津田氏生五男四女曰芳賀次郎天曰昇今祭酒公曰杲繼池田某曰晟繼伊丹氏曰昱天長女適河野通久次適池田政義政義沒再適京極高朗次適近藤用和次適津田正信又養池田長溥女嫁竹本正雅公爲人剛毅而寬洪其接物不設畛域溫厲從其人而應之如有劑量僚吏積勞者士子才學可進用者極力推轂不得所請弗措舊制科場三歲一試後寢弛改爲五

年公復舊典鉤考青衿精苦者有賞由是生負歲進自侯伯至士庶執贄者亦不可勝數平居無他嗜好官暇逍遙園池或吟風月或弄絲竹悠然自適有文詩若干卷世弘雖列門籍之末官途倥傯不得屢奉公之警歎加以學術淺陋文辭枯澁於其言行德業不能有顯揚萬分之一也

十束井齋先生墓表

當享和文化之間海內唱西洋醫學者小濱有杉田鷗齋津山有宇田川槐園仙臺有大槻盤水而霸朝

則月池桂川先生其門下各有才俊。日月淬礪極力以振是學。而從桂川氏者。以井齋十東先生為翹楚。予嘗謂均之學異域文也。而洋學之難入。蓋十倍乎漢矣。從遣唐使創效彼文物華。

我國容爾來千餘載。家藏詩書。人挾語孟。父子兄弟互相授受。乃至於田兒紅女。或有能讀孝經大學者焉。而洋學則從昆陽蘭化始唱之。纔五六紀。藏其書者。不過醫氏星官。授業之師。天下可樓指而數。其為字。蠅步蚓蟻。攤卷先覺。異臭撲人。則從其學者。自非

天資篤好。不待父兄勸飭者。不能入也。吾耳井齋先生少壯勤學事。可謂矻矻乎難矣哉。先生諱特達。懸川藩西川昌通次子。幼承十束隆賢後學。醫月池先生弱冠。以微譴。移家懸川。乃啟門謝客。足不出戶庭五年。孜孜攻業。藩侯嘉其悔過自艾也。召還江戶。時月池沒。更從紅毛譯官某甫學。其人務劇。不得數人。乃見星往。待其入寢。隔障以質疑。其人從蓐中對問。如是者數年。學日進。業日行。屢增俸。至廿五口。後復移居懸川。為人寬簡而恬靜。不躁虛名。未嘗奔驚。未

門為撰黃握白計。人有所長，舍已從之。無纖介固我意。初戶塚藻德少寓先生塾。後游長崎，受業蘭醫。學成東歸，先生謂非復昔日藻德也。虛心咨詢，有篤疾者，已雖執七，必令藻德參之。或推而讓之。月池有孫曰桂嶼，其父弗悅家學，而已酷好之。每恨不逮其祖。曰：見井齋猶見乃祖。一日謂先生：子有意於請朝見乎？吾能推輓，先生辭不肯從。謂人曰：朝見之典，在吾徒，乃登龍門，然與麗衣服，盛儻從，奔趨炫耀，以取市童伶，豈若棲遲簡緣，以無憂乎心哉！故一友人面贊

之曰：坐乎一室，睥睨古今，高風百尺，吾有慙心。先生喜曰：吾死，以此銘吾墓足矣。晚年罹奇疾，下虵者前後數十度，短者六尺，長者丈餘，積筭至五百餘丈，竟以此不起。春秋六十一。天保癸卯閏九月八日，沒懸川二藤郭賜宅，葬城東真如寺。先生於周孔道，師益城松崎先生，辭藻雖非其所長，而喜觀人文，詩性無杯酒量，然不厭與飲，徒接騷人墨客，甘酒者對之歡晤，終日可以觀其襟抱也。無子，養壬生藩柳原繁明。季子好碩為嗣，至其孺人子姓，墓誌詳之，故畧不復

表。表其履歷性行之大概。

田井氏墓表

田井婦人諱元。桑名藩柳藏諱元陳季女。而中津藩瀨川至剛之妻也。美而才。善治家。家狹。視戶陰陽。審出入面勢。建辟榭。置板閣。以整頓器什。房厨間造。隋形扇。設機關。以冬夏伸縮。縮則引風。伸則禦寒。皆運意匠。授工人。尤巧裁縫。潔中饋。及洒掃。使至剛服新濯衣。對明窓淨几。忘米鹽鍾釜之筭。以樂道。至剛少時佚蕩。被酒使氣。雖親朋莫能諫止之。自婦人歸。斷

飲自檢。文行日新。蓋內助居多。嘉永六年四月廿四日。病没。年三十三。客歲予亦喪偶。餘哀未忘。忽聞至剛訃。走而弔焉。相嚮而愴然。嗚呼。忖度至剛之情。誰有深于予者。則婦人之墓。非予而誰當銘。婦人生一男一女。皆幼。葬品川東海寺。銘曰。至剛之行。苟壞。則婦人之目。未得瞑也。至剛之文。滋新。則婦人之魂。尚有靈也。至剛而不朽乎。婦人之芳。千載偕馨。

慊堂松崎先生行述

先生松崎氏諱復。字明復。初諱密。字退藏。號謙堂。肥後國益城郡木倉村人。父曰惠法。母米光氏。世業農。或曰其先豐後人。仕大友宗麟。後遷本州。先生幼聰穎。數歲能讀四子五經。十歲以父意。薙髮爲僧。年十五。乃欲歸乎儒。出奔江戶。訪其親族。不能獲。還至武相界。遇盜。盡喪橐銀。彷徨至豆之三島。款寺門投宿。主僧叩其志。而閱之。書致之江戶。稱念寺。寺主玄門愛其敏慧。勸住持屬院。先生不肯曰。若欲爲僧。吾鄉之寺。乃鉅於此。唯其不欲。是以奔已。玄門知弗可奪。

厚助游資。升諸簡順林公門。入昌平學。先生氣力兼人。治經爲文詩。沈摯精緻。嶄然駕等輩。而主之。居數年。快烈公自岩村入。繼林氏。聞其才名。延致家塾。適佐藤君一齋亦在焉。相與磨礪。切劘。學業益進。享和二年。掛川城主大隆公辟爲藩教授。食俸廿人口。無幾。隆公卒。大悟公嗣立。深識先生。政事無巨細。多與之詢。先生悉力匡翼。所言莫不行。列國法。士大夫死無嗣者。許暴納異族爲後。謂之急養子。而祿爵遽降。先生建白。凡如是者。宜博搜精遊。以期於得器。不應

期限匆遽致謬取匪材。其未得之。賜祿如故。則餼粟之費小。而得人之益大。從之。至今國人仰公之風曰。某法悟公之所建也。某令悟公之所定也。口其仁明者。不一而足。蓋出於先生冥贊之力者居多。先生處事公亮。不邀名。不誇功。務歸美於君。而已居其勞。公倚之如左右手。文化八年。朝鮮來聘津島。林氏例當接伴。快烈公乃請先生以往。從前接鮮之儀。奔陋失體者。至此悉革焉。若林公私見用。便服。燕語具書記。投贈從彼。而我乃和荅。皆快烈公與先生謀定之。加

以先生學殖之淹博。文辭之瞻敏。鮮容敬服。不敢違。初。大悟公在位僅四年而卒。見了公立。亦僅三年而卒。嗣公襲封之三年。加賜五口俸。以褒積年之勞。其嗣公之自官川來續也。先生密疏言事。事秘不傳。時肥後國主以先生其國民也。將請諸掛川侯復之。先生謂出女可以改嫁。而娶婦不可再醮。君臣夫婦其義一矣。吾歸于此十年。所天三喪。不可以移矣。遂與書其鄉人曰。越之鳥飛集於燕。為主人所羅。受其美餌。南望之情。雖切。奈主人之恩何。徃復數回。辭旨綦

哀。肥人乃不敢強焉。於是作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以示志。遂乞骸骨。買山幕西羽澤村。荆茅以家焉。所謂石經山房也。先生學靡所不闕。最邃經義。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嘗曰。經訓坦明。炳如日星。箋注榛蕪。大道乃荒。欲復諸古。惟在知字而諷誦焉耳。若望文生意。自相心得。私意日長。而經旨益乖。欲免班氏所謂碎義巧說。破壞形體。終以自蔽者。得乎。吾欲令學者專玩經文。存其大體。三年一藝。多聞闕疑。庶乎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者。可以幾也。若夫訓詁

原諸說文。參諸漢注。唐疏。餘力以及三史文選。如是而材之不成者。未之有也。迺把關成石經。益以孟子。大戴記。考訂以授梓。天保十三年三月。大朝有召見之命。四月朔。初見大君。即日藩侯。賜爵用人。別支俸廿人口。其後歲時奉朝請。是歲大朝。命列侯十萬石以上。各刺典籍。先生躍然曰。是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古典善本。僅存。

皇朝當急鑄者。題曰擬刻書目。獻諸當路。明年肥後國主亦召見。即建言請借足利學所藏宋槧五經注疏。

而梓之事始就緒。而先生嬰疾。及病。尚說修經事。媿口占。以授徒。至瞑目。然後已。弘化元年四月廿一日。易箒於山房之正寢。距生明和辛卯九月廿七日。享齡七十有四。既終之七日。門人商議卜地於郭西。目黑村長泉院。以葬焉。先生嘗有_下家園萬里不歸得。且住都城西盡村之句。故其宅兆亦措之郭之極西。遵素志也。先生資性真摯。厚於人倫。誘掖後進。惟恐不及。視人危急。投水火。以赴救。雖其骨肉至親。趨起不敢為者。獨忘身從之。孤兒寒士。及貧不能嫁者。賴

以獲所者。不可勝數。其或負息。及或有過惡。洒然不留於臆。若始不記其事。諸故舊死者。逢忌日。雖遠必往掃墓。不以風雨寒暑少懈。先侯墳墓在箱嶺。距都三百里。屢往而拜之。玄門沒。視其子。如視玄門。前後交游甚廣。最與狩谷掖齋相推重。自言吾志於復古。得之掖齋為多。晚年聞望益隆。閣老參政。或至交膝咨諏。然幄議邃秘。人莫得而聞之。故不能傳也。孺人關口氏。江戶處士專藏女子。明遠嗣家。食廿人口俸。皆先沒。側出男曰者甫。九歲。藩侯以特恩賜俸三口。

